

随笔·往日情怀

麦收记忆

□宋守业

一年一度的麦收季节来了,思绪一下子回想到了儿时的麦收记忆。

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从小就熟悉小麦的生长过程。每年从霜降开始播种、出芽、抽穗、灌浆,麦穗由青到黄,慢慢地籽粒饱满,一直到完全成熟收割,时间一般要经过半年的时光。到了麦子开始变黄时,它成熟的步子就会加快,那一块又一块的麦田,就像金色的绸缎,在风中荡漾。这时候布谷鸟清脆的歌声,就好似一台大戏的开场曲,提醒着人们赶紧做好麦收的准备。

听到了鸟儿的欢叫声后,人们就把闲置了大半年的农具拿出来。男人们会把镰刀磨得锃光发亮,把盛装麦子的口袋找出来,把架子车换上新轮胎;女人们也会把上一年剩余不多的麦子淘去杂质,或套上毛驴拉着石磨磨出白面,或去公社所在地的面粉厂里换来面粉,再弄些棉花油或芝麻油,做出一张张香味诱人的油馍来,让家人吃得好,铆足劲头,迎接一年中繁忙而又充满期待的麦收季节。

麦收时候,虽然已是初夏,但在半夜,还会伴有丝丝的凉意。鸡叫三遍的凌晨,大人们就开始忙碌,一边收拾着收麦的家伙,一边吆喝着小孩儿们起床。当时像我这样的小孩儿们,瞌睡劲儿都很大,被大人们喊醒后,总是哼哼唧唧揉着惺忪的睡眼,很不情愿地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。不

过,一听到布谷鸟的“布谷布谷”声,感觉吃好面馍的日子就要来了,心里随之就是一阵美好的渴望。

到了自家的责任田里,大人们在暗暗的光亮里,左手揽着麦拢,右手挥舞着镰刀,“噌噌”地忙碌起来,接着,他们身后就出现了一溜溜长长的麦铺儿。这个时候,他们一般不会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指手画脚,顶多要我们随意地拿个小一点的镰刀,能割就割,不能割,大人们也不很责怪,总之,只要不捣乱,不淘气就行。到了太阳一杆高的时候,大人们就会割倒了许多麦子,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总是还在原地打转转。

中午时,家里的爷爷奶奶就会拎着饭桶和茶罐,把饭和茶送到地头。为了解渴和解暑,爷爷奶奶都会在茶罐里泡一些嫩嫩的柳树叶子。饭送到地头时,家人们围了一个圈儿,大人和孩子就开始狼吞虎咽,老远就能听见咀嚼声。吃完饭后手往嘴巴上一抹,然后抱起泡着柳树叶子的茶罐,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一阵。

有时候老天不作美,飘起或大或小的雨滴。为了不使麦子淋在雨肚里,整个收麦过程,大人们就会自觉组成一条流水作业线,有割麦的,捆麦的,拉麦的,打麦的,在各自的打麦场上,先是一车一车地把割倒的麦子拉到场里,并堆起来。等到太阳一出来,麦子就会被人们用桑杈摊在打麦场上,不停地翻晒。快到中午的时候,麦子已经晒焦了,大人们戴着草帽,套上牛儿或马骡,拉着石滚,转着圈儿地碾压麦子。曾记得我的父亲一手拉着牲口的缰绳,一手扬着皮鞭,嘴里不停地吆喝。前面碾压着,后面有我的母亲和哥哥不时用桑杈挑一挑,翻一翻,直到麦秆

碾碎了,麦子完全落到了麦场上,父亲就会招呼母亲和哥哥起场。那时候,哥哥对农事不是很了解,父亲就会教他如何起场,第一遍用桑杈把压过的麦秸抖落,挑到一边去,第二遍用多齿耙子把细碎的麦秸搂一搂,接着再把带着麦糠的麦子集中一起,趁着有风的时候高高扬起,这就是老家说的扬场。还别说,扬场还真是一门儿技术活,用木锨把麦子迎风轻轻抛向空中,借着风力吹去麦糠和杂物,这样一来,一大堆金灿灿的麦子就会呈现在眼前。

还好,有一样技术我做得还不错,那就是把长的较高,籽粒较饱的麦子留下来,最后放在石碾上,把麦子捋得整整齐齐,两只手握紧,在石碾上用力地猛摔,这样麦粒就不会被石碾压扁或压碎,来年就可以做种子用。现在想来,那纯粹是一项力气活,也许是父母为了给我一些人生的磨砺,专门安排的一个事情吧。当然,当我累得手脚发软时,父母就会拿过我的手,看一看,抚一抚。

所有的麦子全部打完了,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堆麦秸垛了。后来,我发现各家各户的麦秸垛都不一样,有圆形的,有方形的,还有船形的,乍一看,刚堆好的麦秸垛就像村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它既是牛马驴骡一年的食草,也是人们用来烧锅做饭的柴火,更是老人和少儿冬天晒暖儿的好地方,可惜现在已没有了那样的风景。

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,农民一撇头朝天,一撇头朝地的时代已成过去,年年粮食增产,日益衣食无忧,过去那些麦收时节的情景,尽管令人怀念,毕竟不是我们美好的归宿,相信不久的将来,我们的农村生产场面会出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景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石碾

□陈猛猛

石碾老了,旧了
在农家日子的轮回中
它活了一大把年纪
现在派不上用场
要退出历史舞台

如今,石碾静静地躺在院子里
粮食已不再需要用它脱粒
它守着乡土与流年
让人回想起温馨的童年时代
还有那质朴的父老乡亲

石碾沉默地躺着
悄无声息地成为思想者
思索着往昔的耕耘与收获
火红的年代与欢乐时光
它多想再次转动起来
在打麦场上兴奋地吱吱呀呀
定格成一种希望

真的不敢想你,妈妈

□李季

真的不敢想你,妈妈
你的衣服,你的照片
都被我藏了起来
只是累了,病了
看到和你相似的身影
会不由自主地想你

我喝下那么多汤药,这人间的苦水
每一碗里,都有你的泪吧
你离去九年了,我
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生病
再没有疼爱的目光追随我了
这世界,为什么
这么空,为什么
这么冷
唯一为我擦去过泪水的人
唯一为我穿过衣服的人
唯一为我熬过药的人
为我做过那么多年的饭
我却再也不能为你哪怕只下一碗面

真的不敢想你,妈妈
那些悲伤哽在喉咙
决堤后,会淹没每一个日子
你给我的前半生轻易就过完了
我后半生所有的努力
不过是为了回到前半生
回到有你的日子里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:13938039936

随笔·轻风物语

花落有声

□安小悠

那日我骑着单车走在长江路上,路两边是碗口粗的广玉兰,正值初夏时节,从幽绿葱郁的树冠里举出三五盏洁白的莲灯,那是盛放的玉兰花,花瓣如丝如绸,如缕如罗,轻轻摸上去,如同触摸天使的脸庞。有些半开的,肥厚的花瓣层层聚拢,呈酒杯状,接了雨水或晨露便是佳酿,中心安然地睡着鹅黄的花蕊。我走着走着,突然“啪”的一声,一朵玉兰花就跌落在我眼前,我一时惊呆,原来花落有声。

这并非我第一次听见花落的声音,前年在深圳,我就听过木棉花落的声音。那时我正坐在小池边,看着不远处在喷泉里穿梭玩耍的孩子,忽然“啪”的一声,起初吓了我一跳,那时还并不知这声响的制造者是谁,来自何处。不久,又听到声响,我由于神经保持着警惕,便凭着物体在空中摩擦时生出的细微声响,快速捕捉到了两朵木棉花落地的画面,几乎同时落地,于是听到的两声“啪啪”是连接着的。原来,那声响

的制造者竟是木棉花。或许当年舒婷在《致橡树》中所指那一声“沉重的叹息”便是木棉花落之声吧。这木棉花落的声音给了我心灵上极大的震颤,那两朵木棉花落在被喷泉溅湿的青石板上,石板上的水痕泛起了红色,那一刻,我脑海中浮现的竟是杨再兴血染商河的情景。

记得张爱玲曾描述过玫瑰花落的声音,“起先是试探性的一声‘啪’,像一滴雨打在桌面,紧接着,纷至沓来的‘啪啪’声,无数中弹的蝴蝶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。”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,所有花落的声音都是相似的。那个下午,看着木棉花一朵又一朵落在青石上、泥土上、水池里,“啪”“噗”“咚”,声响不同,实则分贝之差,我竟这样听入了迷。直到暮色沉沉,准备起身回去之际,我伸手接住了一朵,那声响瞬间成了绝唱,顺着掌心的纹路蔓延到了心底。

我还听到过茉莉花落的声音,在阳台上用麦饭石养了三年的茉莉,每年都赠我一树花开。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月光静静洒在阳台上,整个城市都

睡下了。我却无心睡眠,便搬了凳子和茉莉一起沐浴在月色里。茉莉是单瓣的,最初只开一朵,没几天便是一层,晚风把它的芬芳裁成丝线,它也在风里顿悟,察觉到自己是会飞的夜的精灵,离开枝头轻轻就飞了出去。许是花瓣上带着柄,在空中飞时像个降落伞,于是落地声就极轻了,仿佛落雪簌簌,又似小鱼吐泡。

这种声音,只有保持一份纯净、素白、安然的心态,于细微处才能听到。上周五,我正为工作的事心烦,孩子放学回来送我一朵月季,我随手插在书桌的花瓶里,夜晚我伏案劳神,突然看到月季花已沿花瓶落了一圈,夜那么静,我与之又贴近,却一点儿也没听见它落下的声音。我突然心生愧疚,孩子已经睡熟,我起身在他的额头轻轻一吻。

在嘈杂的都市久居,神经似乎变得愈发不敏感,在柴米油盐的纷扰里,能有一刻聆听到一朵玉兰花落地的声响,对我而言,已是上苍的恩赐,幸福而奢侈。又或者,是上苍的提醒,提醒我要时刻保持内心的澄明素净。